

论日本佛教系统的新兴宗教^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高 洪

所谓新兴宗教,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宗教。近代以来,日本经历了结束封建统治,建设资本主义近代国家,军国主义势力的猖獗与败亡,美军占领与战后日本的重建等一系列历史巨变,致使百余年来社会局面错综复杂,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处于激荡之中。这种状况投射到宗教领域,从传统教派中不断分化出新型教团,同时中下层市民社会相继涌现出杂糅多种教义理念且具有反传统性质的宗教组织。

战后,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生存竞争激化,引起大众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各种“新宗教团体”、“新新宗教团体”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现代日本社会中。进入八九十年代,在全球范围的新兴宗教热潮影响下,日本新兴宗教发展势头更为迅猛,大小教团迭出,组织、仪规迥异,其数量已逾2000,信徒总数超过2000万人。

在众多新宗教中,佛教系统教团以其庞大的实体组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对社会意识广泛深入的影响,构成了当代日本新兴宗教的主体。这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通过数千所寺院的晨钟暮鼓,吸引千万个信仰者魂系佛门。广播、电视、电子计算机网络无不被他们用作弘法布道的工具,超大型教团的“折服大进军”运动如火如荼,中小教团的布教活动一派峥嵘,各种宣传攻

势遍布城乡。在今天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领域中,佛教系统新兴宗教的影子随处可见,其内在精神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大量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可以说这一类新兴宗教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日本社会中依然发挥着活的社会功能。

一、佛教系统新兴宗教的起源与分类

佛教系新兴宗教指信仰内容主要来自佛教教义,同时杂糅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及各种巫术等内容的新兴宗教教团。按照日本学术界通行的观点,日本新兴宗教肇始于19世纪初年。即以享和2年(1802年)8月,尾张(今爱知县)农妇きの(江戸时期百姓无名字,仅以音注)自号“金毗罗大权现附体”,开创以释迦牟尼佛为崇拜对象的如来教作为开端。随之出现了本门佛立宗(1857年)等一批传统宗教派别之外的先驱教团,揭开了日本历史上新兴宗教运动的序幕。进入本世纪后,灵友会、创价学会等活跃在日本社会中的超大型新兴宗教团体相继出现,基本奠定了今天新兴宗教的格局。

尽管日本佛教系统新兴宗教较之神道、基督教以及杂教系统新兴宗教具有人数众多而教团较少的特征,但仍有数十个大小教团。为了便于梳理,依各自崇奉的教义及传承法脉,将万人以上的教团分述如下:

第一,日莲宗系教团。这类新兴宗教的共同特征是以《法华经》和日莲教法作为主要信条,本尊或为“日莲大圣人亲笔日本国护卫曼荼罗”,或为“久远实成之释迦牟尼佛”,教义通常以法华三部经中主张的“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为基本理念,同时糅和祖先崇拜、万物有灵等原始信仰,属于法华至上的

佛教思想体系。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灵友会(此三者后文详述)等超大教团均出自这一法脉。此外佛所护念会(220万人)、妙智会(93万人)、孝道教团(40万人)、大乘教(30万人)、妙道教团(21万人)、在家日莲宗风会(3万人)等都不同程度地同灵友会具有渊源关系。本门佛立宗(52万人)则属独创的日莲宗系教团。^②当然,亦有崇奉其他宗派若干教义思想者。例如,冈野正道1936年退出灵友会后创立的孝道会(孝道教团前身),就是兼属法华、天台两宗的在家信徒团体。在宗教实践方面,此类教团通常采取简单易行的修行方式,结成“法座”(道场)或支部,定期组织信徒举行供养读经会,向成员灌输实践佛陀出世本愿的“菩萨行”和敬神崇祖的“正行”。此外,这类教团因奉行“法华至上主义”而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并对现实社会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一般说来,重视现实利益,力求通过人世活动实现宗教理想是日莲宗系新兴宗教的共同特征。

第二,天台宗系教团,即1925年由小仓灵现“依阿弥陀直授”的“念法灵现,念力不可思议,感应神通”的“神启”创立的念法真教。这一教派在战争期间曾归属于天台宗,因而一直作为天台宗在家信徒团体。教义方面,融合了天台、净土成分,信奉“久远实成阿弥陀如来”,皈依《法华经》、《般若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日常的宗教修持以教祖的“五条圣训”,强调“敬神崇祖,正行守法,知恩当报”等内容。现有信徒80多万人。

第三,真言宗系新兴宗教,即解脱会和真如苑。解脱会由教祖冈野圣宪在“神启”下创立于1929年。不久,冈野在真言宗醍醐寺派总本山得度,该会遂成为“真言宗醍醐寺派教会解脱分教会”。解脱会皈依《般若心经》,供奉大日如来及解脱金刚。日常以“天茶供养”方式供奉祖先,以求“净化灵性”达到解脱。现有

信徒 20 余万人。真如苑是当代日本新兴宗教中最大的密教教团,信徒多达 230 万人以上。该教派始于 1936 年,时有教祖伊藤真乘在宗教结社基础上设立“不动尊教会”。《宗教团体法》颁布后,曾被并入真言宗,战后复又独立。1953 年更名为“真如苑”,规定“真如三部经”(《涅槃经》、《般若经》、《法华经》)为皈依经典。宗教实践上强调“灵能的接心”,即通过神灵点化去体验“真如三部经”的真实含义。真言密教系统的新兴宗教的突出特点是神秘色彩浓厚,强调“教主信仰”,对教主个人崇拜与迷信十分明显。

第四,净土宗系统教团,即光明念佛身语宗。该教团出现于 1905 年,属于早期新兴宗教。据称其教主木原觉慧在修行中为神灵所感,得“汝观得此灵地,便可成就光明念佛身语圣宗发祥之灵地”的神启,而开始“不动三昧念佛观法修行”。该宗奉大日如来、大日不动尊为本尊,以在现世建立念佛净土为目标,向世人宣讲三世佛安身立命教法。这一派教团战前影响不大,1975 年正式定名,目前信徒已达 40 余万人。

第五,法相宗系统的不动宗。不动宗由教祖黑泽正教创立于 1949 年,信奉法相宗教义,并自称得不动明王灵感,有通灵神力。该宗多次举办“咒元术法试验大会”为众人“治病”,号称使数百万人获救,拥有信徒 128 万人。

第六,原始佛教系统的新兴宗教。原指如来教、万字教团以及光明念佛身语圣宗、中山身语正宗等较小教派,也都属于佛教系新兴宗教团体。不过,近年迅速崛起的阿含宗和 OM 真理教在教义上也带有密教和原始佛教成分,因此亦可划归此类。

二、鼎立于世的三大教团

日本的新兴宗教之所以能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发挥影响,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创价学会以及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等超级教团的巨大存在。三者成犄角之势鼎立于现代日本社会,成为新兴宗教问题上举世瞩目的焦点。

1. 创价学会

在当代日本社会中,创价学会不仅是最大的宗教文化团体,更因它与公明党的特殊关系,以及在国内和国际文化活动、政治事务中的突出作用,而引起世人广泛关注。总部位于东京都新宿区信浓町的创价学会是日莲正宗系统的在家信徒组织,该组织目前在日本拥有 803 万户会员,并在世界 115 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 126 万会员,^⑧是日本最大的新兴宗教团体。

创价学会的前身是创价教育学会。它是 1930 年由牧口常三郎(1871~1944 年)建立的教育研究实践团体。牧口常三郎青年时期从事教育工作,1928 年经三谷素启介绍成为日莲正宗信徒,1930 年在户田城圣(1900~1958 年)协助下,组织京滨地区小学教员成立创价教育学会,开展以创价理论为指导的教育实践活动。1937 年 1 月,创价教育学会举行成立大会,会上宣布,学会是以日莲佛法为根本、依照会长牧口常三郎的价值观从事创价教育学说实践的团体。其后逐渐演变为日莲正宗在家信徒团体。战争期间,创价教育学会以日莲正宗教义与牧口的价值论思想,展开名为“折伏”的布教活动。“折伏”一词在佛教中是与“摄受”相对的一个用语,意为通过批判、说理,使人放弃“邪恶”,皈依正法。日莲正宗认为,在“末法”时期,外道、邪法充斥,惟有以激烈的“折伏”方式传教,才是弘法正路。因此,“折伏”是

日莲正宗和创价教育学会发展信徒的基本方法。《宗教团体法》颁布后,政府加紧了对诸教的控制,曾于1940年命令创价教育学会所在的日莲正宗与日莲宗合并,对此,创价教育学会严守日莲正宗教义,进行了坚决抵制。1942年,学会会刊《价值创造》被停刊。1943年,日本政府强令国民尊崇国家神道,所有宗教团体不分信仰必须参拜伊势神宫。牧口常三郎率领全体会员坚持日莲信仰和正宗教义,拒不参拜神宫,结果创价教育学会被政府在同年7月以“违反《维持治安法》”、“不敬神社罪”名义,强行取缔;会长牧口、理事长户田等21名主要干部也遭逮捕,翌年11月,牧口常三郎在狱中病故。

1945年秋,随着军国主义败亡,强加在民众头上的精神枷锁崩溃,户田城圣等学会干部恢复了自由。1946年元旦,户田在大石寺开讲《法华经》,宣告恢复组织并改名称为“创价学会”。1951年5月,创价学会作为日莲正宗附属的在家信徒团体向政府提出申请,成为独立的宗教法人,户田正式就任会长。与此同时,户田向总本山大石寺祈请了日莲手书“南无妙法莲华经”的楠木牌位,将此曼荼罗作为“大御本尊”供奉在学会本部;编辑出版了《新编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作为该会基本经典;创办了《圣教新闻》,以指导和宣传会员的宗教实践活动。通过对教义的独到解释,形成了学会与日莲正宗信仰上两位一体,组织上独立存在的局面。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并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遭受社会动荡冲击的中小企业职工和下层民众惶惑不安,渴求精神慰藉。户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向会员发出“折伏大进军”号召,至1957年,会员达76.5万多户,成为日本宗教里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1958年,户田城圣病故,由青年部长出身的池田大作主持学会。1960年池田正式就任第三任会长后,在组织发展方面又

做了大量改进,提出“七座钟”(即创价学会组织发展的七阶段规划)的奋斗目标,至1970年会员激增至750万户,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超大型宗教团体。但进入70年代中期以后,创价学会的发展速度减慢。究其原因,一是来自社会上的攻击,二是内部的纷争。“折伏大进军”引起了其他教派的惊恐,纷纷指责创价学会强使世人接受其信仰。更因学会当时在“王佛冥合”理念指导下,试图通过组建政党完成“政治与宗教的深入融合”,劝告民众接受作为万众生活法则基础的“真实佛教”的做法被看作是建立“政教合一”体制、侵犯信仰自由原则的违宪行为,而引发了创价学会、公明党“妨碍言论自由事件”,一时间社会舆论大哗,纷纷指责创价学会企图建立“国立戒坛”,变日莲正宗为国教,甚至有人贬称其为“暴力的宗教”,致使创价学会的声望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学会同日莲正宗的内部斗争。创价学会自创立之日起便奉行日莲正宗教义,并以继承日莲700余年传承正统为自豪。由于信仰的一致性,所以,学会会员作为日莲正宗在家信徒团体成员“入会即入教”。但两者到底是两套组织机构,难免会有新老教团在同一信仰下“一山难养二虎”的结构性矛盾。虽然这种“内栖型教团”的摩擦并非创价学会独有,然而八九十年代频频爆发的学会与日莲正宗的激烈斗争,确实给创价学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在教义方面,创价学会以日莲正宗传统教义为基础,尊奉《法华经》为唯一真实经典(其中尤重《寿命品》),以信仰“三大秘法”并使其弘传流布于世间为目的。所谓“三大秘法”是指:(1)“本门的本尊”,即传为日莲手书的、写有“南无妙法莲华经”字样的楠木牌位。学会把它作为对绝对真理的唯一崇拜物,拒绝参拜任何其它偶像(但近年来创价学会为缓和与其他宗派矛盾,转而采取灵活的政策,目前亦有“共存路线”的提法);(2)“本门的

题目”，即在信奉本尊的基础上，口唱“南无妙法莲华经”题目。并认定，尊奉其它本尊和诵唱其它题目皆为“邪法”。同时，要求信徒“信行兼备”——在坚定信仰的前提下，积极实践，不仅自己口唱“题目”（自化），还应努力促使他人随之传唱（化他）。而这一点正是日莲正宗系统佛教以激烈的“折伏”强使他人皈依的理论依据；（3）“本门的戒坛”，原指依照《法华经》中所言“本门无作的圆顿戒”即无生无灭、圆满、顿悟的无形戒法去忏悔谤法罪过，创价学会却将其形象化为在本宗圣地建立的楠木本尊牌位。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戒坛”的解释，在1965年以前意味着举国共尊的“一亿人的国立戒坛”，而这种带有使本宗教义国教化倾向的主张曾引来舆论界的批评，因此到了1972年创价学会正本堂内戒坛建成后，便把原有主张改为“广宣流布是永无止境的流布本身”，对“本门戒坛”的解释变得暧昧含混。

关于创价学会的政治哲学，1964年组建公明党时，池田大作出版了《政治与宗教》一书，全面阐述了创价学会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理论根据。以后又不断著书立说，强调为使社会尽善尽美，宗教必须浸透到包括政治在内的各个领域，依据“王佛冥合”理念，将政治（王法）同佛教日莲正宗教义（佛法）融为一体，建立起人类理想社会。1979年，池田大作辞去创价学会会长职务，^④改任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此后，创价学会教势向海外扩展，提出了“站在超越意识形态的地球民族主义立场，努力促进人类文化进步，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的方针，积极开展国际性宗教、文化活动，于1983年被联合国认定为“非政府机构”，加强了该组织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作用。

2. 灵友会

灵友会是本世纪20年代由久保角太郎（1892~1944年）和小谷喜美（1901~1971年）创立的以日莲信仰为核心并糅合祖

先崇拜思想的在家居士团体，虽祠释迦佛和弥勒，但不称为本尊，而以佛所护念的“御本尊”（信徒各自的祖灵）为崇拜对象。本部位于东京都港区麻布台，拥有 3644 座道场和 320 万信徒，是日本最大的新兴宗教组织之一。

久保角太郎出身鱼商家庭。1920 年，久保与若月妙心、户次贞雄同创“灵之友会”，但教势未得到较大发展。1925 年同家兄后妻小谷喜美作为“法华行者”合作重创“大日本灵友会”。重建后的灵友会由久保自任理事长，通过严酷的“灵能训练”，使喜美成为性格执著倔强的第一代灵友会会长，以东京麻布为据点揭开了大规模布教的序幕。在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日本民众贫困加剧，社会动荡不安，这为重新起步的灵友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灵友会从开创时不足 50 人发展到 1000 余人，建立起 5 个支部。战争期间，灵友会迎合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鼓吹“忠君爱国”思想，积极开展“与战争合作运动”，为侵略战争中的战死者超度亡灵。因此，在军部实施法西斯高压统治、新兴宗教几乎绝迹的 40 年代初期，它与提倡“天皇绝对至上”的生长之家破例得到发展。战后初年，该会利用战争经济崩溃、军国主义精神统治解体后民众经济困窘，精神苦闷迷惘的社会现状，打出“思想善导，净化社会”的旗帜，着力在中小企业主、农民中展开展新会员的“引导”活动。还特别提出女人恪守“妇德”便可“成佛”的说教，广泛吸引妇女加入组织。据统计，1948 年，灵友会会员已达 30 万户，一年后又陡增至 70 万户，约 200 多万人，成为战后初期首屈一指的超大型教团（目前位居榜首的创价学会当时不过 5000 户会员）。1971 年，喜美去世，久保角太郎的长子久保继成继任第二代会长。久保继成自幼受到小谷喜美的养育熏陶，成年后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文学部印度哲学研究室梵文博士课程，颇

具宗教理论素养和领导才能。经过他 20 余年的苦心经营,该会现有会员 320 万人。从 70 年代起,该会先后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巴西、秘鲁、墨西哥、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泊尔、香港及台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

灵友会视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为“末法之世的表现”,强调“救国之道,在于弘通佛法。使国民皈依三宝”的在家佛教,同时提倡“思念祖先如同挂牵己身”,认为“凡佛心存在或祖先所在之处皆为佛所”,必须“护念”,即供养“先人亡灵”。所以,该会以“法华三部经”作为皈依经典,将供养祖先当作在家信徒“自身成佛修行道”,宣称“菩萨行”才是摆脱厄运谋求幸福的唯一途径。然而,该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因教义、权势之争不断分裂。自 1925 年起,先后从中分化出日本敬神崇祖自修团、孝道教团、恩亲会、立正佼成会、法师会、妙智会教团、大慧教团、正义会教团、希心会教团、大慈会等十几个新兴宗教团体,因而有“新兴宗教母机”之称。

3. 立正佼成会

1938 年从灵友会中分离出来的立正佼成会是另一个日莲宗系佛教新兴宗教组织。该会基于日莲宗对《法华经·寿量品》中释迦佛的传统解释,以“久远实成大教主释迦牟尼世尊”为本尊,视其为宇宙真理及常住不灭的根本元世大生命。认为《法华经》所说的是“永恒真理”,把教祖庭野日敬为“法华三部经”所作的《新释法华三部经》作为判教的准绳。目前,号称拥有 630 万信徒,1800 多名教师,663 所道场,是仅次于创价学会的超级教团。

立正佼成会的两位开祖庭野日敬(1906~)和长沼妙佼(1889~1957 年)原为灵友会成员。庭野出身农家,自幼深受日

本民间信仰熏陶,通晓七曜信仰、^⑤修验道等修行方法。1934年入灵友会。1938年,担任新井支部长的庭野与会长小谷喜美在法华教义解释上发生分歧,愤而带领长沼妙佼等30余名信徒脱离灵友会,另组“大日本立正交成会”,推举村山景造为会长。1942年,村山脱离该会,庭野自任会长,由长沼出任副会长。

战争末期,立正交成会遭到法西斯军部镇压,1943年庭野、长沼双双被投入监狱。战后,该会恢复活动。50年代,立正交成会借助颇负“奇理斯玛人格”^⑥的“通灵人”长沼妙佼举办降神会,又在日莲宗教义中融合民间信仰成分,教势迅速发展。然而不久,由于敬仰长沼“灵能”的部分信徒要求扩大长沼的副会长权限,几乎导致教团分裂。1957年,长沼去世,分歧平息。独掌了该会领导权的庭野日敬一方面在称颂人际交流意义和纪念被部分会员追慕为慈母的长沼妙佼的名义下,将会名“立正交成”改为“立正佼成”,收到了笼络人心、确立自己核心地位的实效;同时又针对时局的变化对教义方针做了大幅度修改。1958年初,庭野发布《真实显现》宣言,指出:“以神示为中心的时代,及以日莲所图显的大曼荼罗为本尊,与以祖先为信仰对象的时代已经过去。此后,本会将是在明确的本尊之下的《法华经》信仰者的集团。”^⑦并根据这一精神,于1962年制定出《会员纲领》,明确规定:“立正佼成会基于恩师会长先生的指导,以认识佛教救助方法的本质。立足于在家佛教精神,为达到人格圆满目的,努力从事修习信仰基础上的行、道二学。致力于培养、引导众人的自我,为建设家庭、社会、世界的和平环境——常寂光土而献身菩萨行的实践活动。”^⑧

此外,又将过去实行的亲子引导人会改为地区性会员引导,提高了组织性和凝聚力。在日常教化方面,以“法座”作为会员宗教活动的场所,鼓励信徒在“法座”中倾述自己工作、家庭、婚

恋中的烦恼,然后用教义去抚慰,使信徒在相互砥砺中增强信仰。另外,还设立了定期的“特别参拜日”,开展“祈祷和平祭”、“涅槃会”、“成道会”、“盂兰盆法要”等大型活动。1978年,立正佼成会建立40周年之际,庭野宣布结束“真实显现时代”,进入扩大宗教活动、努力净化社会、推动世界和平的“普门示现时代”。按照该会的解释,所谓“普门”即超越教团门户限制,以《法华经》显现昭示作为佛教学精髓的“根本佛教”和“佛教的根本义”。1991年11月15日,庭野日矿就任第二代会长,宗旨依旧。该会现处于稳定发展阶段。

三、佛教系统新兴宗教兴盛的原因及其社会地位

如果对现代日本社会中佛教系新兴宗教做一个简单归纳,可以说它源于近代日本变迁的社会环境,历经战后从物质匮乏到经济迅速发展的激变过程,实为当今高科技、信息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伴生物。

新兴宗教的教主,通常是有过自觉与神灵际遇或与神合一体验的“灵异之人”,他们常常以某些佛教教义为主,大量掺杂祖先崇拜、原始信仰、泛神论观念,形成独特的教义理念,并凭借自身带有的奇理斯玛人格形成吸引信徒的宗教核心。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宗教观念和人类精神世界的一切观念一样,无一不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宗教领袖的“神启”,或由信徒将其神圣化的过程,不过是某一时期、某一群体的社会意识的特殊需要使然。同样,对众多信徒来讲,宗教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一种集体性的社会现象,也必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泡沫经济”崩溃后,生存竞争加剧,人们普遍存在的危机感和前途渺茫的心理感受,为新兴宗教热潮起到了加温作用。另一方面,青年一代对丰厚的

物质生活和更多财富的无限希冀,也极易借助对新兴宗教的憧憬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如果从认识论角度寻找原因,应该说现代社会令人眩目的急剧变换,常使一部分人,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迷失主体的自觉意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关切和在对神秘现象或偶发事件的应对之时,往往难以彻底清除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而科学发展、人类视野拓展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未知领域的扩大,这些都给新兴宗教的传播留下了空间。至于日本政治舞台上接二连三发生的丑闻,使一部分人极度厌恶“金权政治”,对人生道路和现实境遇以及未来命运产生出无能为力与不可逆料的感受,于是投身宗教怀抱,以求得内心的恬淡与宁静。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兴宗教,尤其是在日本有着千百年传承历史、业已融人民族文化习俗中的佛教所派生的新兴宗教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就总体而言,新兴宗教不仅是一种奇幻的信仰、仪式体系,更是苦心孤诣的信徒群体的精神依托,在这面欲望的回音壁上,信徒们在温馨的气氛中用宗教心理的现实代替了实在的现实,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因而具有某种稳定社会的特殊功能。但同时,作为对现世社会一种扭曲的反映,在协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时,违反科学却又带有极大诱惑力的新兴宗教终将把信徒导入非理性的盲区,其消极影响与负面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总之,只要宗教赖以存在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尚未消失,新兴宗教便可以在日本社会中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还将在嬗变中不断发挥出社会功能并长期存在下去。

(责任编辑:王平)

①“新兴宗教”一词在当代日本已带有轻蔑含意,近年日本学术界多采用“新宗

教”和“新的宗教”等提法。本文考虑到中文表达习惯和国内学术界对专业词汇的统一要求,仍沿用“新兴宗教”,但不含贬义。

②本文所引数字除特殊标明者外,均出自日本文化厅编 1991 年版《宗教年鉴》,下同。

③〔日〕创价学会广报室编:《创价学会资料》1992 年版。

④1979 年池田大作辞去创价学会会长职务,由北条浩继任第四代会长。1981 年 7 月,北条浩病故,秋古荣之助为现任会长。

⑤“七曜神信仰”为日本民间迷信。认为人体内有七位神灵,分别司掌脏腑器官,支配人的生命。

⑥“奇理斯玛”(Christma)为早期基督教语汇,指“神圣的天赋”。马克斯·韦伯将其引申,并赋予新的含意,用来特指具有创新精神的人物的特殊资质。这种特殊资质被认为得自上帝的特别恩宠,或被认为同宇宙中超级权威或源泉接触的结果。后来,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A·Shils)进一步引申为“奇理斯玛倾向是社会需要秩序的结果”。

⑦〔日〕森冈清美:《新宗教运动的发展过程》,创文社 1989 年版,第 200 页。

⑧〔日〕绳田早苗等:《新宗教的世界·II》,大藏出版 1992 年版,第 143 页。